

〔法〕让-巴蒂斯特·蒂约尔 著

孙桂荣 逸 风 译

群众出版社

KQ

阿克塞尔的

扑克牌游戏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克塞尔的扑克牌游戏 / (法) 蒂约尔著; 孙桂荣, 逸风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4

书名原文: Le Jeu D'axel

ISBN 7-5014-3442-5

I. 阿… II. ①蒂…②孙…③逸…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016 号

## 阿克塞尔的扑克牌游戏

---

著 者: [法] 让—巴蒂斯特·蒂约尔

译 者: 孙桂荣 逸 风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http://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mailto: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442-5/I·146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部分

王

后



## 一 草花王后

### 1 死者的臀部

4月28日，星期二

死者是裸体。遗体躺在浴室那湿漉漉的瓷砖地板上。他手里还攥着一个小剃须刀的金色手柄。在朝阳的照耀下，他左边脸颊上还残留着一片剃须露的泡沫，雪白的泡沫上流淌着一道鲜红的血。两颗子弹当中，只有一颗击中了他。另外一颗打碎了一个有蓝色丁香花图案的旧彩陶花瓶。

彼得把目光转向窗户。那是一种用着色毛玻璃做的假彩绘玻璃窗，上面的图案是海滨的沙滩，是用一种像拼图游戏似的浅色的小方块笨手笨脚地拼成的海滨沙滩。玻璃正中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淡淡的水色的菱形，那里有一个弹孔，从那个弹孔里，吹进一股清新的微风。这是行家干的活儿，彼得想，几颗很小的子弹从很远的地方射来，准确地射向镜子前面的那个影子。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恬静。只是从房间那半掩着的门外，传来旅馆走廊里的各种声音，客人都醒了。彼得站在那里，用大脑记录下每一个细节：洗脸池的水龙头没有关紧，一条还湿漉漉的淡紫色

的毛巾放在浴缸边上；再往上看，小桌子上，有一瓶打开的花露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个人躺在地上的姿势。然后，他又回到卧室，在那里，那个来送早餐时发现尸体的女服务员诚惶诚恐，一声不响地等着他。过了两个小时，在例行问讯结束以后，彼得让人送来咖啡。现在，阳光照亮了整个房间，右边是一张床；隔壁是客厅，那里面有一张茶几，茶几两边各有一张皮沙发。一个小书架上摆着一个彩色的木雕佛像，佛闭着眼睛，双手合十。里尔街的这家旅馆里有一种不张扬的奢侈（一个令人喜欢的房间，布置着古色古香的家具，位于第七区中心）。越过旁边那座房子——那几枪就是从那里射出来的——隐约可以看到奥赛车站的屋顶，再穿过一连串的道路，就是波光粼粼的塞纳—马恩省河，越过塞纳—马恩省河，可以瞥见杜伊勒里宫花园的第一排树。彼得犹豫不决，从浴室走到卧室，又从卧室门口走到客厅。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每到一个门口，他都微微低下头，仿佛他那头发稀疏——被他整齐地梳向脑后——的头顶会碰到门框似的。他心不在焉地检查着写字台和衣柜，衣柜门敞开着，里面挂着一件衣服，一件浴衣还放在床上。一个小时过去了，法医走了进来，还有两个摄影师。死者所有的遗物都被贴上标签，装进塑料袋里。死者是两天以前来的。前一天，他很早就吃了晚饭，然后就上楼睡觉了。他叫帕特里克·昆斯特，他的护照表明他来自苏黎世。

在把那个躺在地上的尸体运走以前，人们将他翻过身，进行最后的检查。他左臀部正中间的一个彩色图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都俯身看着那个长方形的图案：是一种文身图案。约有12厘米长，七八厘米宽。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一张扑克牌，是一个人物的形象。颜色非常鲜艳、漂亮，轮廓十分清晰、精细。毫无疑问，这是一张草花王后。

第二天，彼得很早就来到位于塞纳—马恩省河畔的司法警察总署那静悄悄的办公大楼。九点钟，当别人刚刚进门的时候，他

却想去喝杯咖啡，就站起身来，离开办公室，准备下楼到河边走走。跟每天早晨一样，一走走廊，他那高高的身影，那瘦削的、关节粗大的身躯就猛地向后一仰。与此同时，一小壶威士忌，一个扁平的银色小酒壶，就贴到了他嘴唇上，转眼之间，酒壶又回到他上衣里面的毛毡口袋里。这个机械动作丝毫没有影响他走路的速度。他匆匆地向前走着，这使他的样子显得有点挺直僵硬。那高昂的前额和下巴，那几乎是冰冷的淡蓝色目光，使那些碰到他的人都敬而远之。他时不时地用一个手指捋一下他的小胡子，那修剪得非常整齐的长方形的灰色胡须，长宽不超过他的唇角，就好像贴在他上唇上边似的。

他身上穿着三件套西装，白色衬衫，有时也穿奶油色衬衫，颜色不鲜艳的丝绸领带，这就是他的制服。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十分严谨、讲究的英式衣着，还有他说话时的那种近乎命令式的口吻，与现代作风越来越疏远的工作方式，都使他渐渐地与别人拉开距离。他身上有一种从印度回来的军人的味道，就像一个刚刚从殖民地回来的军官，很难适应首都的气氛和这座大楼里的种种阴谋，然而，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了。

彼得性格有点粗暴，不喜欢说话，大家都有点怕他那一点就着火的坏脾气。从他嘴里下达的命令都是爆炸式的，批评都很生硬，幽默也很冷酷。当他显得心平气和的时候，你最好离他远点儿，因为这种表面的平静下面常常是酝酿了几天的即将爆发的怒火。每当这种时候，他的那种英国绅士风度就消失了，他的反应是强烈的，让人觉得他的性格十分复杂，到了暮年，这种性格就变得更加峻急，还有点苦涩。因此，尽管他依然精力充沛，但整台机器的运转都已经不那么灵了。现在，他需要加油，需要中途小憩，才能不出差错地度过漫长的一天，不断地跟思想开小差的现象斗争，不让它远离现实，回到遥远的过去，去遥想当年，毫无意义地回忆那模模糊糊的往事。正因为如此，最近几个月才出现了这个扁平的威士忌酒壶，出现了这个训练有素的小“动物”，

这只准时从一个看不见的小口袋里钻出来的小“猴子”。这个坏习惯动作变得越来越频繁了。他都不怎么遮掩了。往日那衣冠楚楚的装束也开始变得邋邋起来。有时候，他会忘记把领带结系紧，就好像他突然对自己的仪表不再注意了似的，现在，他开始躲避镜子，不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了。

喜欢说人坏话的人说，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她彻底地离开了他们那套在巴士底狱大街的房子，回到他们在科坦丁的旧居。在度过40年的都市生活以后，她又回到老家安度晚年了。彼得本来希望回荷兰，到拉弗里斯岛上去，到他父亲、母亲和一部分家人生活的地方去。可是，他妻子每个周末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他，在格朗维尤北部，在她的那些猫和那个玫瑰园的陪伴下。园子尽头，是一片牧场，牧场下面就是大海，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悬崖。自从他妻子走了以后，他就一个人生活。在那套冷冷清清的房子里，谁还能照料他呢？另外一些人则说，他上了年纪，老了，衰退了，越来越少来办公室了，对手头的任务和日常工作也越来越疏懒了。不过有时候，彼得会一连几天没有音讯。大家都知道，他还像职业生涯初期那样，一个人在巴黎跟踪、调查那些复杂的案子，那些已经成为他的“死刑犯”，成为他的“牺牲品”，成为他余年执著地行使自己侦破使命的一桩桩谋杀案。

4月29日上午，结束了威士忌助兴的塞纳—马恩省河畔短暂的漫步后，彼得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前一天里尔街的那具尸体的照片。那些放大的照片展示了昆斯特的尸体、浴室、瓷砖地板、卧室和没有铺好的床。死者臀部上的那个文身图案，是从五个不同角度拍摄的，那艳丽的色彩在闪光灯下闪现出来。草花王后穿着深蓝色衣裙。毫无疑问，这是一张过去的扑克牌图案。上面没有把纸牌一分为二的对角线，那种像镜子似的，在每个角上映出一个相反形象的王后的对角线。这张牌上的王后是全身像，站在那里，占满了用黑色墨汁画出的整个长方形框框。彼得拿出

一个放大镜，俯身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昨天他在旅馆里忽略的细节。在文身图案的一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名字：拉谐尔。他又观察了半天这个蓝、黑两色的图案。有点儿什么东西让他忐忑不安。他办公室的玻璃墙对面是他的助手们工作的地方。其中一人正在吸烟，看报纸。彼得在电话机上拨了三个号码。十秒钟以后，那个人走了进来，用目光询问彼得。

“你下楼到街上拐角那家烟酒店去买副扑克牌……他们肯定有那玩意儿。快去！”

那人点了点头，关上房门，什么都没问，人家早就习惯了他那让人捉摸不定的作风。一刻钟以后，52张扑克牌像一道美丽的彩虹，无声地在他那张大办公桌上展开。每张牌都散发着新纸牌那又光又亮的气息。一张“10”夹在几张“J”中间。一张“6”打乱了几张排列整齐的“A”的顺序。彼得轻轻地把那张最弱的王后<sup>①</sup>从一对国王<sup>②</sup>的沉重压力下解放出来，喃喃地说了一句：“匪夷所思……”他用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王后的形象：在这里，草花王后叫阿尔吉娜。

他把昆斯特照片上的王后跟这副扑克牌里的王后并排放在一起。一个叫拉谐尔，另一个叫阿尔吉娜。奇怪？这个被臀部——那个还很年轻的男子的身体被晒得黝黑，但臀部皮肤依然白皙——的曲线弄得有点变形的王后叫的是另外一个王后的名字。彼得从那堆被弄乱了的扑克牌里把所有的王后一个一个都找了出来。黑桃王后叫琶拉丝。红桃王后叫茹迪特。方块王后藏在一堆“7”和“8”当中，让他找了半天。最后，他终于在扑克牌的边上看到她的名字：拉谐尔。拉谐尔微笑着。纸牌下面，右下角上，方块的菱形吞食了她那深色的衣裙。一种非常偶然的巧合

① 扑克牌里的 Q，即英语中王后（queen）的意思，草花 Q 被视为最弱的王后。——译者注

② 扑克牌里的老 K，即英语里的国王（king）。

是，那个旅馆的浴室玻璃窗上，也就是那个被子弹击中的假彩绘玻璃上，也都是这种菱形图案。那些玻璃碎片，那散落在浴缸里、洗脸池后面或者暖气下面的小方块，被那个从远处飞来的子弹击碎的小方块上，也都是这种菱形图案；那子弹射得又快又准，好像充满了一种欢快的动力。

死者确实来自苏黎世。护照上的地址和飞机票都证实了这一点。可是，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发现，那人的证件全都是假的。他的照片，那被命名为昆斯特的计算机文件，还有他那张扫描头像，都被压缩成信号，变成数据，在网络上，在国际刑警控制下的欧洲四处巡游。但毫无结果。大家期待着他的亲人的电话，那些因为他的失踪而感到不安的亲人的电话。也毫无结果。彼得同时进行着好几项调查。首先，分析文身图案的成分：颜料、墨汁、工具和文身时间。然后，研究这副扑克牌那不多见的图案。这个图案究竟是出自一个业余的文身师之手，还是出自专业的文身师之手呢？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图案吗？最后，是那个枪手。对面那座楼也是一家旅馆。一个房间被租了三个星期，提前付的款。有一个人在那里住了好几天，足不出户。一天早晨，他不见了。5月14日，也就是谋杀两周以后，鉴于没发现那个人的任何踪迹，彼得决定在报上刊登死者的照片，一个35岁左右的男子，大家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犹豫再三以后，他在那人的脸旁边，放上那个文身图案上的草花王后拉谱尔的照片。

彼得睡不好觉。天黑以后，他很不情愿地回到他自己的那套套房。女用人遵照夫人的电话指示，把这个对他来说过于宽大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确实，别人说的都有道理，他妻子的离开给那些幽灵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在这些令人郁郁不欢的夜晚，悠悠往事又在巴士底狱大街与他相遇了。那些死去的人，那些已经消失了二三十年的形象，那些从童年起就被忘却的人与事，又都突然冒了出来，纠缠着他，让他夜不能寐。他在房子里四处游荡

着，无所事事，无情无绪，无精打采。于是，他给远方的妻子写了封短信，对她说，现在该是他放弃职业生涯的时候了，说他保证，他发誓，这一次是他接手的最后一个案子了。到十二月或者一月，他就可以回到她身边去了。可是，她非常清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死人的兴趣简直是与日俱增，对他来说，那些不断增加的犯罪案例就好像是一种让人越来越上瘾的毒品，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推迟着他的退休时间。

那副扑克牌从此就不离他手。那个刺青图案上的王后为什么是拉谐尔，而不是阿尔吉娜？为什么要刺在臀部？把图案刺在那么隐匿的地方还很少见。那里比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更加能够避开别人的目光。即使是在黑黢黢的被窝里与你相伴的情人用手去抚摩这个地方，也无法发现那个漂亮的蓝色图案……扑克牌，这肯定是一个有学问的文身师偏爱的专长，就像其他人喜欢文火龙或者船锚一样……草花换成方块的名字，阿尔吉娜把位子让了出来。这种调包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呢？是不是应当从中悟出某种秘密的信息，还是一时偶然，是艺术家的一时疏忽？为了找回睡眠，彼得不停地玩这种单人扑克牌游戏，每一次出来一个王后的时候，他都停顿片刻。王后和颜色的最佳组合是：

草花——阿尔吉娜  
方块——拉谐尔  
红桃——茹迪特  
黑桃——琶拉丝

而对昆斯特来说，其中一个王后最好是改变一下服饰的颜色，把红色变成黑色，就像从阳光下躲到黑暗里一样。

## 2 可怜的安杰罗

5月20日，星期三

她裸体躺在游泳池边上晒着太阳。太阳很高，地上的石头热得烫人……真如仙境一般。一个小时以来，一切都静悄悄的。安杰罗顺着游泳池的长度来回游着，一会儿游蛙泳，一会儿游自由泳，让她安安静静地睡觉。突然，劈劈啪啪的水声停止了。她睁开一只眼睛，看到他在对面的游泳池角上喘着气，鼻子露出水面。两分钟以后，他一挺腰，出了游泳池，朝她走来。她感到几滴清凉的水珠滴在她脚上，不由得叹了口气。再过上一秒钟，她肯定会感到他的手来抚摩自己的大腿，他的嘴唇寻找着自己的嘴唇……

塔比在巴黎最大的日报《世界报》工作，为周末增刊旅游、休闲、异国艺术与风俗版撰稿。增刊每隔一周出版，一百多页的版面，登满了广告，其中给她留出六页，内容包括文字和彩色照片。于是，人们看到她在遥远的异国，坐在一个独木舟上，背景是深绿色的丛林。她那浅色的目光看着镜头，身体前倾，动作轻盈地划着桨，桨儿划破平静的水面。在木船后面，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脸上带着微笑，蹦蹦跳跳，他在嘲笑这个浑身叮满蚊虫的几乎半裸体的白人女子。

《世界报》同意了塔比的巴勒莫<sup>①</sup>报导计划。安杰罗的母亲立刻就把她在西西里岛的房子借给塔比。安杰罗非常熟悉那个城市，带着塔比到处游荡。但再过三天，她就会把他甩在这里。必须赶紧中断和他的关系。一回到巴黎，她就立刻换旅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她在报社还会一天接到他几个电话，然后就到

① 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

夏天了，她就该出去度假了，他也会放弃了。十年了，塔比一直住在旅馆里。她跟旅馆签合同，讨价还价，有时候甚至会在塞纳—马恩省河左岸的二星或者三星旅馆里住上半年。她从来就没有花时间去寻找一套自己喜欢的房子，而且，在那些街区，租金合适的房子也着实不多。她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慢慢固定下来的。住旅馆，谁都不认识她，她就很容易甩掉那些缠着她不放的情人、讨债的人和查税的人。谁都没有她的地址，信都寄到办公室，由女秘书为她筛选……

现在是13点。安杰罗在准备午饭。从海湾那边吹来一阵风，吹得花园里的橄榄树枝叶摇曳。塔比穿上浴衣，打开笔记本。她在散落在草地上的报纸底下寻找钢笔的时候，发现了巴勒莫一家日报的头版上刊登的照片。死者叫昆斯特。她问端着托盘走过来的安杰罗，那横贯头版的大字标题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意思。草花，他回答道，《草花王后之死》。她在报纸里面的一版发现了有关它的文章和文身图案照片。图案的边缘十分清晰，不过，颜色却很模糊，王后的蓝裙子颜色都变淡了。

她拿报的手颤抖着，又把文章艰难地读了一遍，她的意大利语不大好。那人是三个星期以前死的。文章描述了文身图案的位置，不明白为什么把阿尔吉娜的名字换成了拉谐尔。作者最后说道：死者身份不明，使调查变得十分困难。有关当局向证人发出呼吁。巴黎警察局……她苍白的脸色已经让安杰罗感到不安。“没什么，突然吹过一阵凉风，我冷了。”她恼火地回答道，“快去给我拿酒来！”当地产的红葡萄酒，又粗糙，又有劲，最合她的口味了。

钱嘛，阿克塞尔已经给她不少了。那已经是两年前，也可能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候，阿克塞尔住在曼哈顿。他曾经请她去那里住过，大概五六次。开始，她是去工作的，后来，特别是最后几次，是为了跟他一起度过两周假期。然后，他就不再和她联系了。她也不再想见他。她不断地外出旅行，报社的工作把她的

时间都占满了。他们之间没有过节。现在，大洋使他们天各一方……

下午的炎热过去了，关于巴勒莫的文章，她一行也没写出来。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她又受到一次打击，这一次是《时报》，文章长达两页。在这家报纸上，那个文身图案被清晰地印了出来。人们可以在扑克牌边上清晰地看到拉谱尔的名字，那可以看出毛孔的坚实的皮肤上，有一个色彩反差强烈的人像。塔比站了起来，拿起放在地上的电话，拨了《世界报》的号码。她低声说着，根本不理睬他，他呢，则紧盯着她的动作。报社的人给她读了几封没什么意义的信，然后，她就请总机给她把电话接到前台接待处。她在游泳池边上大步走着。由于海水很咸，再加上经常游泳，还有南方的太阳，她把头发剪得很短，手提电话的天线，一种小型的避雷针，高出了她的金发。

接待处的一个男的说，最近没有人来找过她。不过，他每天只有下午才在这里值班，上早班的那个女的现在在楼上。她坚持要他去找那个女的。等人时，她就在离泳池两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两腿劈开，浴衣的两摆擦到了大腿上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尖角，一直到肚脐，下面露出了金色的绒毛。安杰罗躺在游泳池的另外一边，朝她阴险地笑了笑。她把头转了过去，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了花园。电话的另一端，那个女人说，有个男的昨天和今天早晨来过两次，他们还一起给四楼塔比的女秘书打了电话：

“他没留下什么特别的话。看到您不在，他显得心神不定，好像很着急。因此，我告诉他您在巴勒莫。我把您留下的有紧急情况跟您联系的传真号码告诉他了，他很高兴，塞给我一张钞票。就这些。”

塔比开始在她的手提包里翻找起来，找她的记事本。必须赶紧通知摄影师雨果，让他离开法国一段时间，躲一躲。离开以前，先到雅各布街那家旅馆把她房间里的东西都偷偷地拿走……

打开本子以后，她气得大声骂了出来。在字母“h”<sup>①</sup>一栏，雨果的名字后面还依稀可见整整三行模模糊糊的黑字，但究竟写的是什麼，已经一点都看不出来了。雨果的名字离开她这个旧记事本已经很久了。往日又一下子回到她的记忆中，她清楚地记得，在一个绝望的夜晚，雨果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被一块橡皮一下子勾销了。还能给谁打电话呢？还有哪个可以信任的人能够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呢？刹那间，她又感受到她在巴黎时经常出现的那种焦虑，在那些空虚的日子里，在那些忧心忡忡、孤苦伶仃的漫长夜里，或者在某个周末，当她从国外回来，筋疲力尽，备受时差折磨，却必须准备写下一篇报道之前，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的时候。

她走出那座闷热难当的房子，手里拿着手机，朝花园深处走去，想到那里安安静静地打个电话。找到雨果的马尼奥姆图片社，就肯定能找到他本人。她在记事本里“m”<sup>②</sup>一栏寻找着。图片社的电话号码还在，完整无缺。至少已经五年没有拨过这个号码了。十分钟后，她又在“h”一栏里记下了雨果在巴黎洛尔维格街的家里的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三声，没人接，五声，还是没人接。从这个倾斜的花园望下去，很远很远，在盘山公路下面，她看到海湾那湛蓝色的海水，水面上，有一只只随着微风漂动的小绵羊似的船帆。铃声响到第六下，她都想挂了，就在这时，响起录音电话的声音，还有一个远远的BP机的非常模糊的声音。

“雨果，雨果，是我。但愿你不会又为非法交易去出海了，那就能够很快听到这个留言了。我是从西西里岛给你打电话的。我知道，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不过，我需要你。你和我，咱们俩目前都处在危险当中。下楼去买一份《时报》，你就什么都明

① 雨果的名字法语是 Hugo，字母 h 开头。

② 马尼奥姆，法语为 Magnum，字母 m 开头。

白了。听我说，一定要听好，你必须帮助我。拿支铅笔，记下我的话……听完以后，就把录音抹掉，按时赴约，不要耽误……”

塔比一边说着，一边盯着山下八百米远的地方，那干燥荒芜的山脚下，一辆黑色的汽车，一辆很大的美国汽车正在爬坡。车开得很快。每一次拐弯的时候，车尾都要蹭到路边。赭红色的涡形尘土被海风吹着，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飘荡着，遮盖了灼热的柏油路面。有人驱车正朝他们这边开来。最多再过一刻钟，那个人就会来到这个小村庄了。她赶紧从花园深处朝她的房间跑去，手机还放在耳朵上。但她已经听见加速的马达声压倒了风吹动树枝的声音。她气喘吁吁地向雨果发出最后的 SOS，又用充满了并非伪装的恐惧的声音说了一句：“拥抱你。”仅用了一分钟，她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当着安杰罗的面，她穿上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 T 恤衫。尽管现在是炎热的五月，她还是把一件有皮里子的浅黄褐色飞行员式的皮夹克披到肩上……

安杰罗大惑不解，但还是服从命令，拎起旅行袋，打开车库，把那辆双座阿尔法跑车开了出来。现在，不可能再从那条公路上逃跑了。他们在沙砾路上一个急转弯，留下了深深的车辙，先把车开到山上，然后又开到村子另外一边通往附近一个山脊的一条石子路上。到了山脊上，有一条勉强可以行车的土路，通向附近的一个山谷。再过半个小时，如果运气好的话，这辆车篷可折叠的跑车就可以直奔机场了。塔比戴着墨镜，掩盖了她的恐慌。安杰罗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问着为什么。她紧紧地闭着嘴巴，也竭力想弄明白。她心想，大概是钱引起了阿克塞尔的注意……

他们在山脊上准备往山谷里开的时候，她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旧克利斯莱尔车的散热器护栅和镀铬的缓冲器。那辆汽车在他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拐了个 U 字形的弯，在别墅前面大概就没怎么停留，车里的人已经感觉到别墅是空的。塔比扭头朝身后看了看，她清楚地看到开车人从敞开的车窗里慢慢伸出胳膊。手枪那银色的枪口强烈地闪了一下，尽管路面颠簸不平，他还是在竭力